

海蒂

(瑞士) 约翰娜·斯比丽 / 著
邓汝锐 / 译 韦苇 / 主编



经典成长
小说馆

一部长情动人的文学名著，世界上最温暖甜蜜的女孩成长故事
海蒂是爱的天使，她告诉人们要永远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希望
被翻译成 20 多种文字，瑞士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品

海蒂

(瑞士) 约翰娜·斯比丽 / 著

邓汝锐 / 译 韦苇 / 主编



经典成长
小说馆

CS
CCTV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蒂 / (瑞士) 约翰娜·斯比丽著; 韦苇主编; 邓汝锐译.

--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12

(经典成长小说馆)

ISBN 978-7-5562-0228-7

I. ①海… II. ①约… ②韦… ③邓… III. ①儿童文

学—长篇小说—瑞士—近代 IV. ①I5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4529号



海蒂

责任编辑: 杨巧 孙纯 吴浩

装帧设计: 林悠

封面绘画: 张闻

质量总监: 郑瑾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5

版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7.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提起一诗一文以为序

我先要提起的是名诗人流沙河的一首名诗,《电车上的小姑娘》:

早晨,
一个小姑娘,
默默地读着一本书,
在拥挤而又喧嚣的电车上。

电车左右摇摆,
乘客上下匆忙。
她沉醉在书里,
像牧羊女沉醉在渺无人烟的草原里一样。

一个乘客悄悄地拉开窗帘,
请太阳为她的书抹上红光。
一个乘客悄悄地让出座位:

“坐吧，小姑娘！”

我望着窗外：

路旁，一朵野花正在开放；

远方，一幢大楼正在盖瓦；

天空，一只乳燕正在飞翔……

车里，一株嫩苗正在抽芽，

比窗外的风光更叫人神往。

十年后也许我还会看见她，

在未知的城市，在文化宫的光荣榜上。

但现在她依旧默默地在读书，

像春草贪吸着雨水和阳光。

我真想做一个画家，

画一幅“电车上的小姑娘”！

1956年，它在全国最高等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发表时，一时赞叹之声不绝于耳，以至于仿作风起。它本可以也应该与后来一直传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齐名的。“小船儿轻轻”是一首电影插曲，不能不按照电影内容的需要在歌词里写进了“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这样概念化的语句。而在同时期发表的《电车上的小姑娘》却没有这样的时弊性瑕疵。我们面前站着的唯是这位清纯如朝露的女孩，诗的小姑娘，她没有“红领巾迎着太阳”，她不需要用符号性意象来描写，她在拥挤、喧闹的电车上只自顾自地沉醉在书里，但是这样的

一个女孩，谁看了都会从心底里生出一份由衷的感动，从而从四面八方向她投聚染带敬意的目光，祝福她，赋她以最良好的心愿，祈望她今天的精神积蓄有助于她未来岁月里的做人 and 做事。

这样的小姑娘，如果用半个世纪后的说法，就该叫她“书虫”了。这样的书虫代有人爱，所以流沙河的这首诗半个世纪后还被我国著名学者收在他编写的一本高等学校用的教科书里。

书虫中国有，外国更多。接着我要提起的便是德国当代著名作家米切尔·恩德在他的《书虫之家》里写的故事。有一次，他十岁的小弟弟在去上学的路上，当然，他也跟许多人一样，手里也拿着一本书在读。这一路要坐很长一段时间的电车，在车上哪还有比看书更有意思的事情呢？电车一路摇摇晃晃，轰轰隆隆，一会儿往上，一会儿往下，却根本没有离开原地。因为，严格说来，他乘的根本不是真的电车，而是大楼的电梯。小弟弟只顾看书，压根儿忘了走出电梯。过了好几个小时，他还没有赶到学校附近的车站。

中国电车里的小姑娘似乎是诗人的一次亲眼目睹，德国电梯里的小男孩是否只是米切尔·恩德的一则幽默？我无从考稽。总归，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两个都是书虫了。书虫都在读什么书呢？一定是能深深诱惑他们的故事了。

我们的这套书，对孩子都充满召唤力和诱惑力，能丰实孩子的正能量。这是被历史证明过千百遍的了——所以它们是经典。

韦苇 2014年初于浙江师范大学丽泽花园

作家与作品

纵观约翰娜·斯比丽的一生,如果说,早年的教育为她夯实了文字基础,晚年的孤独则是她创作的动力。我们应该庆幸,若是约翰娜·斯比丽被寂寞击溃,那我们也读不到《海蒂》这样的不朽名篇。

1827年,约翰娜·路易斯·何塞尔出生在瑞士希瑟尔,医生爸爸和诗人妈妈从小就给予约翰娜良好的教育。约翰娜有着许多兄弟姐妹,一家人其乐融融。1850年,约翰娜与律师本哈德·斯比丽结婚,两人搬往苏黎世生活,婚后的约翰娜更名约翰娜·斯比丽。

约翰娜·斯比丽堪称是大器晚成的作家,1880年她的首部小说《格拉芙日记》才宣告问世,该作品描写了一个惨遭家庭暴力女子的悲惨一生。次年开始,约翰娜·斯比丽的创作开始井喷——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兼备,这其中就包括她用四周时间完成的作品《海蒂》。除了本书之外,斯比丽的重要作品还有《在弗里尼坎上的一片叶子》《没有故乡》《格里特利的孩子们》等。

就在约翰娜·斯比丽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她遭遇了巨大的家庭变故:1884年她卧病多年的独生子和丈夫相继离世,一代文坛巨星就此成为孤家寡人。从悲痛中苏醒过来后,约翰娜·斯比丽开始专注于慈善事业,并在随后的几年中写了50多个故事。直到1901年,约翰娜·斯比丽死于一个阳光璀璨的

周日下午,她的遗体 and 丈夫、儿子一起安详地躺在苏黎世的一个公墓里。当时,《海蒂》已经重印第 18 次了。值得一提的是,《海蒂》的两本续集——《海蒂的成长》和《海蒂的孩子》是原著英文译者查尔斯·特里滕在斯比丽死去多年后用英语独立完成的。这两本书由于在人物塑造上未能尊重原著,如将原著中海蒂黑色的短卷发写成长发等,而遭到铁杆海蒂迷的唾弃;当然,海蒂的婚后生活描写,似乎也不能让读者们满意。

约翰娜·斯比丽虽已化作尘土,世人对其爱戴从未减淡。作为瑞士的一张名片,约翰娜·斯比丽的形象被印在 1951 年的官方邮票和 2009 年的纪念币上。2001 年的官方纪念币上,50 瑞士法郎硬币的图案则是还是和山羊一起奔跑。同样的,《海蒂》被改成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约有 20 多次,其中以秀兰·邓波儿在 1937 年演绎的版本最为经典。这是《海蒂》第一次被搬上银屏,尽管影片中的阿尔卑斯山取景于美国加州的箭头湖,海蒂挤羊奶的动作也是由一个男孩穿着裙子替身秀兰·邓波儿完成,但这部电影在上世纪 30 年代连续三年高居票房榜首。有趣的是,这位不知道名字的替身,成年后与秀兰·邓波儿一起去非洲从事外交工作。

也只有如此深入人心的作品,能吸引宫崎骏和高畑勋动画大师联手打造出动画连续剧《阿尔卑斯山的少女》。这部创作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作品同样具备世界性的影响力,许多孩子通过这部动画片被海蒂的乐观和坚强所打动。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其实是由《海蒂游学记》和《海蒂学以致用》两本书组合而成。所以,《海蒂》高达 5000 万册的全球总发行量,虽已经在德语文学作品中销量第一,却可能远不及实际发行数量。为了表达对海蒂的热爱,很多父母都爱以“海蒂”作为自己孩子的名字,

随着《海蒂》一书的风行,一个被称作“海蒂庄”的地方逐渐成为瑞士重要

的旅游胜地,这个随书开发的旅游胜地,尤其受到日本和韩国游客的欢迎;由于该地临近阿尔卑斯山,又能重现小说中经典场景,每年吸引游客无数。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4月,一本由德国历史教师亚当·坎普写于1830年的小说《阿德莱德:阿尔卑斯山的少女》被发现,书中的故事与《海蒂》有着不少相似之处。约翰娜·斯比丽传记作者雷吉娜·辛德勒表示约翰娜·斯比丽完全可能在创作《海蒂》时忆起了书中的故事,毕竟约翰娜·斯比丽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阿尔姆叔叔	1
第二章 在祖父的家里	11
第三章 在牧场上	18
第四章 在祖母家里	29
第五章 两次造访	39
第六章 新的场面	47
第七章 不痛快的一天	53
第八章 一场乱子	64
第九章 一家之主	73
第十章 奶 奶	79
第十一章 海蒂不再哭泣了	86
第十二章 闹鬼的房子	89
第十三章 重返阿尔姆	97
第十四章 当教堂鸣钟的时候	110
第十五章 旅行之前	119
第十六章 阿尔姆山上的客人	124

第十七章 安 慰	130
第十八章 多弗里的冬天	137
第十九章 彼得的学习	147
第二十章 远方朋友的消息	154
第二十一章 在山上	166
第二十二章 一桩大事	173
第二十三章 分离和再见	185

第一章 阿尔姆叔叔

一条小路，从风景宜人的古老小镇梅恩费尔德开始，穿过郁郁葱葱的草地，一直通到山脚那儿。沿这条路走的人立刻就闻到草长叶茂的放牧地带的那种扑鼻的芳香。这条小路是笔直而陡峭地爬到阿尔卑斯山上去的。

一个明媚的六月的早晨，一个身材修长、外表壮硕的姑娘——看样子显然是本地人，拉着一个小姑娘的手，沿着这条小路向山上走去。这个小姑娘皮肤黝黑，腮帮子红得像一团火。她的打扮有点古怪。你说古怪在哪儿？六月的太阳是热辣辣的，她却仿佛要抵御刺骨的严寒似的让衣服捆得密密实实的。看来她还不到五岁，只是你说不出她的体态，因为她穿着好几套衣服，一套盖着一套，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

当她冒着热气费力地向山上走去的时候，她的两只小脚就像是深深地陷入那双装着平头钉的笨重的鞋子里似的，困难地移动着。



一步一步地走了一个钟头山路，这两个姑娘来到了半山上的村子。这个村子叫作多弗里，意思就是“小村子”。村子里，四面八方都有人向她们寒暄问好。原来是那位年长的姑娘回到自己童年时代的老家来了。不过，她一面答话和回礼，一面只顾赶路，不肯停下来。

当她走过最后一所小屋子的時候，屋里有人呼喊：“等一等，迪提，要是你要到山上去的话，我们一道走。”

那年长的姑娘停下脚步。那小姑娘马上把手缩回来，索性坐在草地上。

“你累了吗，海蒂？”她的同伴说。

“不，我热得要命。”小姑娘回答说。

“我们马上就到了。”她的同伴给她打气。

这时候，一个高大的快活的女人从屋里走出来。那小姑娘立刻跳起来，跟着那两个女人向山上走去。

“说真的，迪提，你把这孩子领到哪儿去？她是你姐姐的女儿，一个孤儿，对吗？”那新来的女人问。

“正是她。我要领她到她祖父那儿。她以后只好跟他在一块了。”

“什么！这小姑娘要跟阿尔姆叔叔一起过活吗？迪提，你一定是脑子糊涂了！那老头儿听到这样的话不把你撵回去才怪哩。”

“他办不到。他是她的祖父，该让他操操心。我算是照顾她到现在啦，巴蓓尔，我在法兰克福找到个好差使。我不能老让她缠住，她的祖父应该尽自己的本分呀。”

“要是换别人，那当然行，”肥胖的巴蓓尔愤愤不平地说，“可是你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和任何人都没有来往。不上教堂，整年不露脸，偶然拄根拐杖出来走走，人们都避开他。他们害怕他。跟小孩子在一块，天晓得他会干出些什么事来，何况是这样的一个小姑娘？”

“可是，他是她的祖父呀，再说，照顾她是他的本分。想来他不会苛待她。要是真的会，那也是他的事，与我无关。”

“我真想知道，”巴蓓尔拐弯抹角地说，“他的心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瞧他那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叫人胆战心惊。还有，他为什么要孤零零地躲进阿尔姆山里，隔绝人世？人们的传说多着哩。迪提，不用说你是知道真相的，难道你姐姐没跟你说过？”

“那还用说，可是我不敢对别人说。他知道了就够我受的！”

巴蓓尔很想知道阿尔姆叔叔的古怪行径的原因，她自己的家在普拉蒂古的山谷里，不久以前她才嫁到这个村子里来。迪提呢，却一直住在多弗里，一年前才离开这个老地方。那时候，她母亲死了，她只好迁到拉盖茨去，找到东家巴斯，在一家旅店里当女侍。她就是今天早上带着这个小女孩从拉盖茨动身的，碰巧有个熟人运干草到梅恩费尔德来，她们就乘他的车子来了。

巴蓓尔不肯放过这个打探消息的好时机，便信赖地挽着迪提的臂膀说：“只有你才知道事实的真相，那些传说都是胡诌。来，告诉我那老头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人们一直都害怕他？他一直都躲着人吗？”



“他从前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才二十六，他可七十多啦，我看不到他的青年时代。不过，要是他以后不在普拉蒂古露面的话，我倒可以告诉你好些关于他的事情——我母亲是多姆莱斯那里的人，他也是。”

“你说什么？”巴蓓尔有点生气地嚷道，“你不必担心你的话会传到普拉蒂古去，我可不是个说长道短的人。告诉我好啦，不会叫你后悔的。”

“好吧，告诉你。不过，你要当心，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迪提一边警告着她，一边不放心地朝周围看看，怕给那孩子听见，可孩子不在身旁。她们只顾谈话，把她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她在那儿，”巴蓓尔指着远处说，“她正在悬崖上跟牧童彼得和他的羊群在一起哩。怎么彼得今天放羊迟了？好哇，彼得会照顾那孩子的，我们可以谈个够。”

“彼得才不会找这个麻烦哩，”迪提说，“她也不像个五岁的孩子那样安分，凡事都得瞧瞧，问个究竟。这倒是她的长处，长大了不会吃亏。那老头儿除了两头山羊和一间山上的小屋子，再也没什么可以留给她了。”

“他从前不是阔过一阵子的吗？”巴蓓尔问。

“他？噢，是的，他着实阔过。”迪提兴奋地说，“他在多姆莱斯有过最好的农庄，可是他把全部财产都花在饮酒和赌博上了。他的父亲和母亲伤心过度，先后去世了。跟着，他也失了踪，只留下一个坏名声。听说他到那不勒斯当兵去了，十多年没有消

息。”迪提滔滔不绝地说。

“后来，他突然带着个孩子在多姆莱斯露面了。所有的人都不欢迎他，这伤透了他的心。他发誓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踏上多姆莱斯的土地了，随后迁到多弗里来。他在外乡结过婚，后来，妻子死了；他跟儿子托拜厄斯相依为命地过日子。那时他手上大概还有些钱，因为他让托拜厄斯去学木匠。这小子倒是个踏踏实实的人，在多弗里，人们都怀念他。

“就是没人信任那老头子。有人说他在那不勒斯跟人争吵，杀了人，吃过官司。可是我们还是认了亲戚，我母亲的祖母是他祖母的表姐，我们叫他叔叔。在多弗里这地方，人们都是沾亲带故的，他们便都叫他叔叔。自从他迁到阿尔姆山以后，他就成了阿尔姆叔叔了。”

“托拜厄斯后来怎样？”巴蓓尔迫不及待地问。

“他跟我姐姐阿迪海德结了婚，”迪提说，“婚后的日子过得挺快活，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托拜厄斯正在盖新房子的时候，一根大梁掉下来，把他压死了。阿迪海德也被悲痛击溃了，她发着高热，一直没消退。她本来就不是个强健的人，这一来，身体就垮了。有时候你简直弄不清她是醒着还是睡着。过了两个星期，她也死了。

“人们说这是阿尔姆叔叔不相信上帝的报应。就是当着他的面，也都这么说。他的性子变得更暴戾了，跟谁都不说话，别人也回避他。

“后来，他迁到阿尔姆山去，一直在那儿住下来。



“我和母亲抚养阿迪海德的女孩，那时候她才一岁。去年，我母亲死了，我要到巴斯家干活，便把她寄养在朋友的家里。整个冬天我都在巴斯家。这一回我的女主人要我跟她一起到法兰克福去，后天就动身。听我说，那是个好地方呀。”

“你打算把这小女孩交给山上那老头儿吗？我真奇怪你怎么会想出这一着来。”巴蓓尔责备地说。

“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迪提反驳她，“我不能带着个五岁的娃儿到法兰克福去。巴蓓尔，你打算上哪儿？我们走到阿尔姆的半山腰了。”

“我到啦。我想找牧人彼得的老婆说句话儿。在冬天，她总是替我纺纱。再见，迪提，祝你好运。”

迪提跟巴蓓尔握过手，站在那里，看着巴蓓尔走进山坳里那间快坍塌的、黑洞洞的屋子里去。屋子虽然破，却总还算是个可以挡风的地方。牧童彼得就住在这屋子里，他只有十一岁，每天下山到多弗里把羊群赶到阿尔姆山上去。到了傍晚，他又匆匆忙忙地把那些蹦蹦跳跳的羊儿赶下山来，一到多弗里便从指缝里发出一声尖长的口哨，呼喊人们出来领回自己的羊。因为羊儿都很温驯，来领羊儿的大都是孩子。整个夏天，他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够跟小朋友在一起，其余的时间只好孤零零地跟羊儿打交道了。

尽管有个母亲和一个失明的祖母在家，他也不得不早出晚归。而且，为了贪玩，他总是啃完面包，喝口鲜奶就往外跑，难得在家里多待一会儿。